

船山遺書

第卅五
函六冊

張子正蒙注卷五

衡陽王夫之譔

至當篇

此篇推前篇未盡之旨而徵之於日用尤爲切近然皆存神知化之理所
一以貫之者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也篇內言易簡知幾而歸本於大
經之正學者反而求之於父子君臣之間以察吾性之所不容己則天之
所以爲天人之所以爲人聖之所以爲聖無待他求之矣

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

當於理則順於事至當則善協於一無不順矣事無所逆之謂福

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無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

以德致福因其理之所宜乃順也無入不順故堯水湯旱而天下安文王囚孔
子戾而心志適皆樂也樂則福莫大焉小人以得其欲爲樂非福也

○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

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顯著於天下循而得之非若異端孤守一己之微明離理氣以爲道德

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至德天之德也順天下之理而不鑿五倫百行曉然易知而簡能天之所以行四時生百物之理在此矣

○大德敦化仁智合一厚且化也

敦存仁之體化廣知之用也大德存仁於神而化無不行智皆因仁而發仁至而智無不明化者厚之化也故化而不傷其厚舉錯而枉者直此理也

小德川流淵泉時出之也

歌按此言用涵于體體著於用小德大德一誠而已

淵泉則無不流惟其時而已故德以敦仁爲本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者器則小者不器矣

器者有成之謂仁成而純乎至善爲不踰之矩則小德如川之流禮有損益義有變通運而不滯而皆協于至一故任讓進退質文刑賞隨施而可

○德者得也凡有性質而可有者也

得謂得之於天也凡物皆太和絪縕之氣所成有質則有性有性則有德艸木鳥獸非無性無德而質與人殊則性亦殊德亦殊爾若均是人也所得皆一陰一陽繼善之理氣才雖或偏而德必同故曰人無有不善

日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不凝滯於心知之絀也

日新盛德乾之道天之化也人能體之所知所能皆以行乎不得然而不居則後日之德非倚前日之德而德日盛矣時已過而猶執者必非自然之理乃心知緣於耳目一曲之明爾未嘗不爲道所散見而不足以盡道體之弘

○浩然無害則天地合德

以理御氣周徧於萬事萬物而不以己私自屈撓天之健地之順也

照無偏繫則日月合明

以理燭物則順逆美惡皆容光必照好而知惡惡而知美無所私也如日月之明矣

天地同流則四時合序

因天之時順地之理時行則行時止則止一四時之過化而日新也

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

應天下以喜怒刑賞善善惡惡各如其理鬼神之福善禍淫無成心者此爾故鬼神不可以淫祀禱君子不可以非道悅

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然後能無方體能無方體然後能無我

方體以用言我以體言凡方而皆其可行之方凡體而皆其可立之體則私意盡而廓然大公與天同化矣無方體者神之妙無我者聖之純

○禮器則藏諸身用無不利

禮器禮運曲禮之要禮器於多寡大小高下質文因其理之當然隨時位而變易度數無方而不立所尚以爲體故曰禮器是故大備言盡其變以合于大常也全乎不一之器藏于心以爲斟酌之用故無不協其宜而至當以成百順

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成也

運云者運行於器之中所以爲體天地日月之化而醺酢于人事者也達謂通理而爲萬事之本成者見于事物而各成其事也

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

禮運體也禮器用也達則無不可成成者成其達也體必有用顯諸仁也用卽用其體藏諸用也達以成而成其所達則體用合矣

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

體無不成用無不達大人宰制萬物役使羣動之事備矣

禮器不泥於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蓋大者器則則出入小者莫非時中也

禮器備而斟酌合乎時位無所泥矣不備則貴多有時而侈貴寡有時而陋貴高有時而亢貴下有時而屈自以爲禮義而非天理之節文吾心之裁制矣達乎禮之運而合吉凶高下以不踰於大中之矩故度數之小可出可入用無不利

子夏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斯之謂爾

出入損益也雖有損益不踰天地日月運行各正之矩非謂小節之可以自
恣也

○禮器則大矣

能備知禮器而用之大人之事備矣蓋禮器云者以天理之節文合而爲大器
不倚於一偏者也

修性而非小成者與

性謂理之具於心者修如修道之修修著其品節也修性而不小成所以盡吾
性之能而非獨明其器數

運則化矣

禮運本天地日月之化而推行於節文非知化者不能體

達順而樂亦至焉爾

通達大順得中而無不利則于多寡大小高下質文之損益曲暢人情之安矣

律呂之高下人心之豫悅此理而已蓋中和一致中本於和而中則和著於聲容原於神化陰陽均而動靜以時所謂明則有禮樂也故禮器以運爲本

致按
中本

方不謂時中
本於太和

○萬物皆備於我言萬物皆有素於我也

素猶豫也言豫知其理而無不得此孟子自言其所得之辭

反身而誠謂行無不慊於心則樂莫大焉

知之盡則實踐之而已實踐之乃心所素知行焉皆順故樂莫大焉

○未能如玉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孚天下

如玉表裏純善而無疵也放道而行非誠有其得於心者雖善不足以感人

修己以安人修己而不安人不行乎妻子況可愾於天下

愾氣相感也修己之盡者成如玉之德無私無欲而通天下之志如其不然刻意尚行矯物以爲高妻子不可行也德至則感通自神豈以己之是臨物之非哉

○正己而不求於人不願乎外之盛者與

君子之不願乎外非恬淡寡欲而已隨所處而必居正則自無外願也盛謂道之大者

○仁道有本近譬諸身推以及人乃其方也

心備萬物之理愛之本也推以及人於此求之而已

必欲博施濟衆擴之天下施之無窮必有聖人之才能弘其道

用之大者因其才性其本也性全而才或不足故聖人不易及然心日盡則才亦日生故求仁者但求之心不以才之不足爲患

制行以己非所以同乎人必物之同者己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己則非矣

制行必極於至善非人之所能企及也德盛則物自化己有善而必人之己若則立異而成乎過君子不忍人之不善唯嚴於責己而已○此節舊分爲二今合之

○能通天下之志者爲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

人心

天下之人嗜好習尚移其志者無所不有而推其本原莫非道之所許故不但兵農禮樂爲所必務卽私親私長好貨好色亦可以其情之正者爲性之所弘聖人達於太和絪縕之化不執己之是以臨人之非則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無不可感也所以天下共化於和

大故也

按子引伸其義見聖人之化天下唯無朋從而光

○道遠人則不仁

仁者己與萬物所同得之生理倚其偏至之識才可爲人所不能爲者老釋是己己與天下殊異而不相通則一身以外皆痿痺也發焉而爲己甚之行必慘薄而寡恩

○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

易簡乾坤之至德萬物同原之理知此則吾所自生微動之幾爲萬化所自始皆知矣卽此而見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天敘天秩不容己之愛敬則親義

序別信皆原本德性以盡其誠而無出入過不及於大經之中蓋惟盡性者爲能盡倫非獨行之士一往孤行之忠孝也

天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

終身所行自此五者而外無事仁民愛物制禮作樂全此五者而已五者豫立則推行萬事無不安利舍此則妄揣冥行事蹟而志亂吉凶悔吝莫知所從張子推天道人性變化之極而歸之於正經則窮神知化要以反求大正之中道此由博反約之實學西銘一此意廣言之也

○性天經然後仁義行故曰有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性天經者知大倫之秩敘自天本吾性自然之理成之爲性安焉而無所勉強也能然則愛敬之用擴充而無不行矣禮義仁義之用也舍五者而泛施之禮僞而義私冥行而鮮當刑名法術之所以違天拂人戕仁義也

○仁通極其性故能致養而靜以安

仁者生理之函於心者也感於物而發而不待感而始有性之藏也人能心依於仁則不爲物欲所遷以致養於性靜存不失

義致行其知故能盡文而動以變

義者心所喻之物則也知者仁所發見之覺也誠之明知之良因而行之則仁之節文具而變動不居無所往而非仁矣○此章言義所以成仁之用行無非義則盡仁而復性矣

○義仁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或傷

仁存而必動以加於物則因物之宜而制之然因物審處則於本體之所存有相悖害者矣故處物必不忘其靜之所函而屢顧以求安

仁體之常也過於仁者於義或害

體之常者貫動靜而恆也乃方動而過持以靜則於事幾之變失矣故必靜存萬里化裁不滯之圓神曲成萬物而不遺○此章言仁義之相爲體用動靜剛柔以相濟而不可偏也

○立不易方安於仁而已乎

乎歎美之辭隨所立而不易其方義也然唯安于仁者動而不失其靜之理故雖遇變而恆貞○此章言仁所以立義之體仁熟則義自正矣以上三章互相發明仁義合一之理蓋道之所自行德之所自立原其所本則陰陽也剛柔也仁義也當其絪縕而太和初未嘗分而爲兩盡性合天者得其合一兩在之神則義不流仁不過而天下之理無不得若徒襲仁義之迹則或致兩妨故學者以存神爲要易以仁配陰以義配陽釋者紛紜唯此以一靜一動爲言發明特切然在天在地在人理同而撰異初不可盡然分屬讀者得意而舍迹可也

○安所遇而敦仁故其愛有常心有常心則物被常愛也

安遇所以自處敦仁則必及物然人之所以不能常其愛者境遇不齊而心爲之變心爲境遷則雖欲敦愛而利於物者恐傷於己仁不容不薄矣若得喪安危無遇不安則苟可以愛而仁無所吝一言一介無遷就規避之心不必澤及天下而後爲仁也

○大海無潤因喝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樂天安土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

無恩者非以爲恩於物而施之愛猶大海非爲潤人之渴而有水也君子自存其仁不爲境遷則物不能累己而已亦不致爲物之累則因物之利而利之而已若沾沾然以爲恩於物爲功則必需勢位以行愛而愛窮

○愛人然後能保其身

張子曰注寡助則親戚畔之

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

自注不能有其身則資安處以置之不

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大矣

四海之廣古今之變順逆險阻無不可行矣

大達於天則成性成身矣

大而化之仁熟而無土不安合於天德之無不覆聖矣無所遇而不安於性以成身也故舜之飯糗茹艸與爲天子一也孔子之困厄與堯舜一也通乎屈伸而安身利用下學而上達矣○此章之指言近而指遠尤學者所宜加省

○上達則樂天樂天則不怨下學則治己治己則不尤

上達於天屈伸之理合一而不疑時位之不齊皆天理之自然富貴厚吾生貧賤玉吾成何怨乎治己則去物之累以責人之心責己愛己之心愛人不見人之可尤矣聖之所以合天安土敦仁而已

○不知來物不足以利用

來物方來之事也人之所以不利用者據現在之境遇而執之也若知將來之變不可測而守其中道則無不利矣

不誦晝夜未足以樂天

屈伸往來之理莫著於晝夜晝必夜夜必晝晝以成夜夜以息晝故堯舜之伸必有孔子之屈一時之屈所以善萬世之伸天之所命無不可樂也

聖人成其德不私其身故乾乾自彊所以成之於天爾

身者天之化也德者身之職也乾乾自彊以成其德以共天職而歸健順之理氣於天地則生事畢而無累於太虛非以聖智之功名私有於其身所遇之通塞何足以繫其念哉

○君子於仁聖爲不厭誨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所以爲能也

仁聖之道乾乾不息而已

能不過人故與人爭能以能病人

少有所得則其氣驕廣大無涯則其志遜

大則天地合德自不見其能也

時行物生豈以今歲之成功自居而息其將來之化哉

○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能

道通於天之化君子之所必爲著明而天之盛德大業古今互成而不迫生殺並行而不悖聖人能因時裁成而不能效其廣大

夫婦之智濬諸物故大人有所不與

夫婦之智偶合於道而天明孤發幾與蠶螳之君臣虎狼之父子相雜故自經溝瀆之信從井救人之仁夫婦能之而大人弗爲大人貞一以動也

○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爲人

非能自立人道天使之然爾

聖人天聰明之盡者爾

天之聰明在人者有隱有顯有變有通聖人以聖學擴大而誠體之則盡有天之聰明而視聽無非理矣

○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有愛物無徇物天之道然

去上聲

大人不離物以自高不絕物以自潔廣愛以全仁而不違道以干譽皆順天之理以行也

天以直養萬物

萬物竝育於天地之間天順其理而養之無所擇於靈蠢清濁撓其種性而後可致其養直也

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道

道立於廣大而化之以神則天下之人無不可感天下之物無不可用愚明彊柔治教皆洽焉聲色貨利仁義皆行焉非有所必去有所或徇也若老釋之徒